

劉鄂小傳

劉德隆 朱禧 劉德平 著

登太原西城

山勢西來大嶺嶺
摩天黃鶴走龍
不收眼底關
字魯春秋尼山
主蒼龍

劉鷗小傳

劉德隆 朱禧 劉德平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刘 鹑 小 传

刘德隆 朱 清 刘德平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7.125印张 5 插页138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500

统一书号: 11072·212

定 价: 1.40元

D13/8/13

序 言

近几年来，关于刘鹗的研究，先后出版了几种专书：一是1980年蒋逸雪编著的《刘鹗年谱》；二是同年刘蕙孙标注的《铁云诗存》；三是1982年刘蕙孙编著的《铁云先生年谱长编》；四是1985年刘德隆、朱禧、刘德平编著的《刘鹗及〈老残游记〉资料》，其中收有刘鹗的部分诗文稿、日记、书信、序评、题跋和刘鹗的父亲刘成忠的《吹台随笔》，以及国内外研究刘鹗及《老残游记》、太谷学派的部分文章。以上这些专著和资料的出版，必然会促进对刘鹗生平、思想及其著作的深入研究。这不仅是出版界的盛事，也是从事研究刘鹗的同志们的大喜事，不能不使人感到兴奋和鼓舞。

现在刘德隆、朱禧、刘德平三同志又撰写了本书：《刘鹗小传》，这是他们继《刘鹗及〈老残游记〉资料》之后的又一力作；同时也是研究刘鹗生平、思想及其学术成就的重要论著，因此，更使我们感到庆幸和高兴。

我认为本书有以下特点和优点：

第一，作者以刘鹗的“生平及事业”“思想与交往”“学识与著作”为纲，分列若干小题，举凡刘鹗平生的重大行事和学术上的各种成就，以及《老残游记》发表的年月、版本等方面，均以辨疑求是的态度专文论述。分之，则为若

干专题，一事一题，独立成文；合之，则刘鹗一生立身行事，层次分明，灿然俱备。谓之为《刘鹗散论》亦可，谓之为《刘鹗评传》亦无不可。特别是作者实事求是，持论公允，既没有夸大事实的溢美之词，也没有假借口实，代为回护；而是以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，澄清事实，明辨是非，使读者对刘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

第二，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，对有关刘鹗的生平、思想和活动作了一些新的补充。例如，在《刘鹗与梁启超、宋伯鲁》一章中，讲到刘鹗参加“保国会”，系根据近人汤志钧：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·附录》所收《国闻报》上发表的保国会题名。汤书虽非罕见，但过去《刘鹗年谱》及《铁云先生年谱长编》均未及载入，现在即可据以补充。又如介绍刘鹗与父亲刘成忠时，除作一般介绍外，着重说明刘鹗思想上、治学上（包括接受国外先进技术等方面）所受家庭和父兄们的直接影响，并对一些旧说作了补充和纠正。再如在《刘鹗与北京赈济》中，讲到陆树藩主持的“救济会”，最初实由浙江上虞富商潘炳南上书给浙江布政使恽祖翼，表示愿出三千金，模仿外国红十字会，成立救济会；以后得到恽的赞同，才请陆树藩出面主持成立的。叙述其中原委，极为详尽。之外，在考证山东鼓书艺人王小玉（白妞）时，指出《老残游记》里和老残同时听书，而盛赞王小玉说唱艺术的“梦湘先生”，实有其人，等等。考证翔实，论述精到。这些都是过去很少有人提到的珍贵资料，它对今后研究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，肯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第三，作者为了全面论述刘鹗，除充分吸收几年来已出

版的各家研究成果，并考文征献，翻阅了大量原始资料，其中如《槎坞诗存》《愚斋存稿》《寂园丛书》《赵柏岩集》和李鸿章、张之洞的全集、电稿，以及台北出版的《李鸿藻年谱》《中国近代史的关键人物》等书，经过爬梳整理，根据需要，精心取舍，加以论列，使自己的论点、论证得以进一步充实，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
第四，卷末附录《刘鹗年表》，根据上述资料，把刘鹗一生重要行事和有关人物及历史史实，分别系年，以便于读者的检索和参考。

此外，全书观点鲜明，文字流畅，能把知识性和文艺性统一起来，将会使读者把卷玩味，乐此不疲。特别是作者谦虚为怀，气和词婉，不以个人意见强加于人，尤是令人心折。

总之，这是一本具有不少优点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好书。它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是和作者刘德隆等三同志学瞻识广，多年来积累资料，潜心研究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。希望作者今后能写出更多的这样的著作。

承蒙作者不弃，使我有幸在本书出版前得获快睹。披读之余，谨略抒管见，用作介绍，藉供读者们参考。

严薇青

1986年7月

前 言

刘鹗本人以及他所著的小说《老残游记》，恐怕是晚清小说史讨论中争论最多，评价反复最大的了。这种争论和反复，我们以为，大体可分为“五四”运动前、二十至四十年代、五十至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以来等四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：

刘鹗生前，先因治理黄河有功，一时声誉大起，受到朝野注意。后为上书请筑铁路，主张并参与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开矿，被指责成“汉奸”，甚至故乡镇江的士绅，因此决定开除其“乡籍”。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刘鹗向外国军队购买“太仓粟”，用以赈济难民，虽然当时曾救济了不少百姓，后来却为此被清政府以“私售仓粟”的罪名逮捕，流放新疆，并在那里逝世。

刘鹗生前，《老残游记》已在《绣像小说》杂志和《天津日日新闻》报纸上分别连载。从后来此书的一再被翻印看，比较受到读者的欢迎。只是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刘鹗是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，也没有人对《老残游记》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分析。

刘鹗在《老残游记初集·自序》中说：

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种教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：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同时，他还把自己创作《老残游记》，与屈原创作《离骚》、庄周撰写《庄子》、司马迁编纂《史记》、杜甫吟诗、李煜填词、朱耷作画、王实甫编撰《西厢记》、曹雪芹著作《红楼梦》等相提并论，可见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感情。然而，也许因为在封建社会里，创作小说，尤其是创作白话小说，常常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原因吧，所以刘鹗不仅生前始终没有宣布过自己的版权，甚至连他的亲家知友罗振玉，在为他立传时，也没有提到他创作小说一事。是不知道？还是故意不谈？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的后人，甚至眼看《老残游记》一再被翻印，“书销更畅”，并且有人在“钩稽作者姓氏”时，依旧“付诸不闻不问”。即使后来谈及此事，也往往喜欢说，刘鹗创作《老残游记》，不过是“随意笔墨”而已^①。

第二个阶段：

新文化运动的勃兴，不仅创作小说已受到重视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，开始对小说进行研究。由于刘鹗后人宣布了《老残游记》作者的名字，许多学者、专家，如鲁迅、胡适、阿英、林语堂、郁达夫……都因评论《老残游记》，进而注意和评论刘鹗。

当时的学者、专家对《老残游记》所显示的文学技巧，尤其是书中的描写，都相当肯定。鲁迅说：

叙景状物，时有可观^②。

胡适则说：

《老残游记》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，无论写人写景，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，总想熔铸新词，作实地的描画。在这一点上，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^③。

无怪乎，这一时期的中学国文课本上，几乎都选择了《老残游记》的片断作为教材。

对待刘鹗本人，许多学者、专家基本上也是肯定。如胡适说：

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：一是河工、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，三是请开山西的矿，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的难民。为后面的两件事，他得了许多毁谤。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，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，说他无罪。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，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。他的计划是要“严定其制，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。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，而我之利在百世矣”。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。但在那个昏愤的时代，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，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‘汉奸’了^④。

林语堂对刘鹗的评价更高，他说：

吾知此公是一识力过人之人……在晚清，系一思想急进而因请筑铁路开矿被骂为“汉奸”之人，又系因赈

粮被流放伊犁^⑤而死之人，其人其事，皆足有动于吾心。夫时代之不了解，乃先觉之常刑^⑥。

郁达夫以为，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，所表现出来的“那一种愤世疾邪，渴慕正义的精神，就是现在的革命精神”，因此，他断定刘鹗“现在还是不死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去参加革命”^⑦。

第三个阶段：

建国后，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，因为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都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赏，于是便“理所当然”地成了被批判的典型。刘鹗不仅被指责为“拥护满清政府，反对农民运动，反对民主主义革命派的一个失意的政客”，而且还是“一个反动的政客”，“被目为‘汉奸’，无论如何不会冤枉”。《老残游记》则成了“反动小说”，甚至连书中的景物描写等，也被说成是越有艺术性就越有反动性^⑧……总之，作者和作品均一无是处，必须全盘否定，彻底批判。

对于上述的论断，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不能理解，认为过于简单粗暴，“应该以慎重严谨的态度来评介《老残游记》”^⑨，有人认为刘鹗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不过是一个“改良主义者”^⑩。有人认为刘鹗“可能属于洋务集团”^⑪。还有人认为刘鹗“是一个好心的政治家”^⑫。但接着的政治形势，使这些意见很快就消声匿迹了。并且举凡发表过不赞成全面否定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文章的同志，或多或少都为此而受到了一些挫折。待到“十年动乱”开始，“左”倾思潮发展到了顶点，自然不可能再在报刊上读到有关刘鹗

和《老残游记》的研究文章了。

第四个阶段:

由于彻底批判了“左”倾思潮，文艺界越来越活跃，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也逐渐形成。刘鹗及《老残游记》的研究者们，针对前一阶段对刘鹗及《老残游记》的全面否定，纷纷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。有人说，从刘鹗的所作所为分析，“与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恐也不能相提并论”^⑬。有人提出，给刘鹗扣“‘汉奸’的罪名是‘莫须有’的”，“我主张先摘掉他的‘汉奸’帽子”^⑭。更有人提出了“刘鹗是个不甘沉沦的封建主义理想家”，“是晚清社会里的一个悲剧人物”的论点^⑮……我们认为，这意味着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这种形势，也吸引了海外学者，投书我国报刊，参加有关问题的探讨。

最令人可喜的是，许多研究者，已不再着眼于某些概念的争论，而是脚踏实地，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搜集、分析，从各个方面对刘鹗及《老残游记》进行了卓有成绩的研究。如严薇青的《刘鹗与太谷学派》、时萌的《刘鹗论》、蒋逸雪的《刘鹗年谱》、刘蕙孙的《铁云先生年谱长编》等，都是很有分量的著作。但是，尽管许多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有了重大的突破。我们以为，由于有关资料的搜集尚不完备；更有一些以讹传讹和互相矛盾的说法；某些方面，还没来得及研究，或者研究刚刚开始……因此，对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的研究，还十分需要进一步深入。

鲁迅认为，《老残游记》，是刘鹗“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”的作品，“作者信仰，并见于

内”^⑭，这是极有见地的，如果不对刘鹗有比较全面的了解，恐怕就难以剖析《老残游记》。然而，刘鹗的一生，社会交往复杂，活动范围极广，思想十分活跃，又涉猎过许多学术领域。一位海外学者，在为了一本辞典撰写《刘鹗》条目时，竟然一下子罗列了他“小说家、诗人、哲学家、音乐家、医生、企业家、数学家、藏书家、古董收藏家、水利专家、慈善家”等许多头衔^⑮。这虽然不免溢美，但绝非无中生有。由此可见，研究刘鹗的工作相当繁重。

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刘鹗，为了向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，为了纠正有关刘鹗的一些讹传，更为了向专家和读者们求教，我们把自己对这一课题探索的一得之见，分为刘鹗的生平及事业、刘鹗的思想及交往、刘鹗的著作及学识等三个专题，分别撰写了若干短文，一事一议，连同我们编纂的《刘鹗年表》，一并奉献给读者诸君。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，读书也不多，思想理论水平又不高，因此，这个介绍一定很不全面，很不深刻。书中的叙述和议论，也会有许多不当之处。有些方面，如刘鹗对甲骨文、古钱币、古董等等的研究，限于我们学识浅陋；有些方面，如刘鹗办商业、工业等等，鉴于我们所见的材料过于零星；有些方面，如刘鹗对数学、医学等等的研究，由于我们没能读到刘鹗的有关著作，或只能作浮光掠影的介绍，或只能暂时付之阙如，我们诚恳地祈求大家帮助和原谅。

刘德隆 朱 禧 刘德平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① 刘大绅：《关于老残游记》，引自刘德隆、朱禧、刘德平编：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
②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·清末之谴责小说》。

③④ 胡适：《老残游记序》，引自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。

⑤ 伊犁系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之误。

⑥ 林语堂：《老残游记二集序》，良友图书公司。

⑦ 郁达夫：《读老残游记》，《郁达夫文集》，花城出版社。

⑧ 张毕来：《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立场》，《人民文学》一九五五年二月号；《略谈老残游记》，《文艺学习》一九五五年三月号。

⑨⑩ 引自《光明日报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《文学遗产》第八十三期，念如同志文章的题目和正文。

⑪ 劳洪：《刘鹗及其老残游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一九五六年一月八日《文学遗产》第八十七期。

⑫ 刘维俊：《老残游记简论——兼评张毕来对老残游记的观点》，《河北日报》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。

⑬ 龚肇兰：《明湖居听书的描写艺术》，引自《中学语文新篇目试析》，北师大出版社。

⑭ 池太宁：《刘鹗是“汉奸”吗》，《台州师专学报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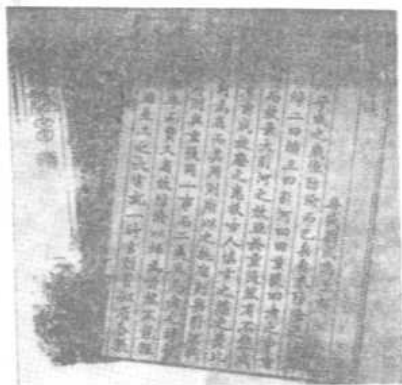
⑮ 时萌：《刘鹗论》，《江海学刊》一九八三年第二期。

⑯ 同注②。

⑰ （美）马幼垣：《刘鹗》，引自《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》。



刘 勇 像



《河防刍议》封面及首页，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扉页和图考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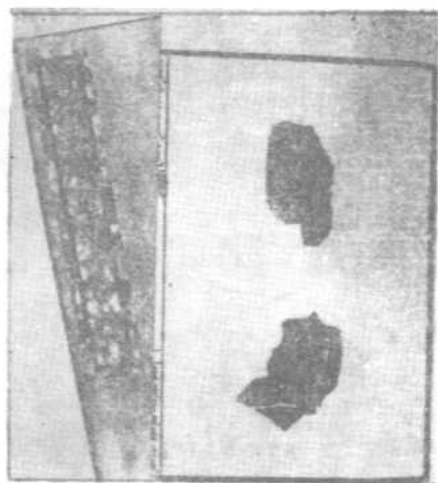
《治河五说》首页和《治河续说》首页



《老残游记》卷十三尾，卷十四首页



《老残游记外编》封面、手稿和胡适题记



《铁云藏龟》封面和首页



《铁云藏陶》封面和封二